

[行走常山]

初探元坳

瞭 亮

几缕阳光,透过云层。几位摄影老师抓拍着光与影在山峦间瞬息万变的舞蹈,镜头时而对准远山如黛的轮廓,时而捕捉近处草叶上未晞的露珠。这光影的魔术,让元坳之巅的上午,格外生动。

县宋诗之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春国被文友称为“牛哥”,成了临时“导游”。他指着北面山脊,说起宋代某位在此留下诗篇的诗人;又指向东南云雾缭绕处,考证诗句的可能地理位置。他的话语里满是知识,仿佛千峰万壑本就是一本立体的宋诗集。

座谈在轻松自在的氛围中展开。大家围坐遮阳棚下,组织了一场笔会,话题如风自由流转:从“宋诗之河”的文献整理聊到新媒体时代的诗歌传播,从山峰命名溯源谈到生态文学写作。山风不时撩动棚布,送来清冽的草木气息。

中午时分,几片云朵倒映在餐厅玻璃上,宛如调皮的孩子映在了天花板上。说起村里的月季花,大家眼里都闪着光。一位文友说,这里的月季产业不仅带动了农家乐,催生了“花间民宿”,更让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动了回乡的心思。“关键是找到了自己的路子。”他说,“就深耕‘月季’这一朵花,把它做透、做美、做出文化。”

诗人麦子即兴吟了两句:“昔日荒坡地,今朝锦绣堆。春风如有价,先到郭塘来。”赵木兰老师听得认真,轻声说:“好。有产业,有坚持,乡村才有魂。”

午后,我们走入郭塘的“花径”。阳光正暖,山风拂面。近距离接触花海,带来另一种震撼。花朵触手可及,花瓣柔软如丝绒,在阳光下泛着细腻光泽;颜色丰富得超乎想象,深深浅浅。甜香中混着清冽,随风飘散。蜜蜂嗡嗡忙碌,蝴蝶翩翩起舞。

淡粉色的“龙沙宝石”花墙如梦似幻,一位摄协老师立刻支起三脚架。走到高地俯瞰,花田依山势起伏,形成错落的色块,与农舍、青山、蓝天构成绚丽的画卷。牛哥感叹:“这哪里只是花田,分明是大地艺术。”一些花枝上挂着小小的二维码,一扫便能显示品种信息与相关诗词,为赏花添了文化韵味。

夕阳西下,余晖给元坳群峰镀上温暖的金边。回望郭塘,花海在暮色中变成朦胧而绚丽的色斑,依然夺目。

笔会没有正式总结,但每个人心中都装得满满的。车上话少了,多半看着窗外,默默回味。

我靠着车窗,回想这一天的所见所

闻。从元坳之巅的豪情与遐思,到郭塘花海的视觉冲击;从关于文学与历史的思辨,到关于乡村未来的讨论……这一切,如同一幅多层次、多色彩的画卷,在心中缓缓展开。

这不仅仅是一场雅集,更像是一次沉浸式的田野采风,一次对当下中国乡村鲜活样本的观察。那美丽的月季,不仅是经济的增长点、乡村的颜值担当,更成为一种纽带,连接起传统与现代、城市与乡村、文化与生计、梦想与现实。

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白居易的这句话,此刻格外清晰。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,往往就蕴藏在这生机勃勃的田野之中,蕴藏在具体的人们的汗水与笑容里。

车子驶入华灯初上的县城,从山野的烂漫回到人间的烟火,仿佛只是一瞬。但我知道,元坳之巅的风,郭塘花海的香,以及这一天的种种触动,已经悄然沉淀,必将在我,或许也在同行许多人的笔下,生长出新的枝芽。

笔会结束了,但关于山、关于花、关于人与土地的思考,或许才刚刚开始。



长街

沸

如龙

通讯员 徐高禄 摄

东案的古桥

占 迟

东案寻迹古桥,最好是一个微雨的清晨。

车过常山,渐入丘陵。山色空濛里,望见一座单孔石拱桥静静卧在溪上,便知东案到了。这里的桥,不像江南水乡那般精巧,也不似北方石桥那般雄浑。它们如同山体的一部分,是岁月写给大地的信,等待品读。

循溪声深入,金川桥映入眼帘。遥想明代某个月夜,第一批石材运至溪畔时,谁曾想它能跨越数百年风雨?如今站在桥下,拱券如满月,由规整条石砌成。石缝间探出几丛蕨草,在风里轻摇,仿佛低语着时光。

从金川桥沿溪而下,便至万安桥。与金川桥的沧桑不同,万安桥多了人间烟火的温润。“万安”二字刻在桥栏,笔画圆润,似被无数双手抚摸、无数个晨昏浸润。这座清乾隆年间的古桥,由乡贤捐建,每一块青石都浸透着对“万世安康”的祝愿。

站在万安桥上眺望,不远处便是通往田蓬村的小径。漫步至此,永龄桥(又称官塘桥)的身影渐清。桥畔原有官道,南通福建,北抵杭城。当年书生们正是踏着此桥,走向科举考场。如今的永龄桥,早已不见车马,只有农人扛锄走过,石阶被岁月磨得光亮,每一级都像泛黄的书页。

若说永龄桥承载文人梦想,世美坊边的古坑桥,则萦绕着镇蛟龙的传说。再往山深处,还有万缘桥与崇义桥。这些桥名——金川、万安、永龄、万缘、崇义,连起来,恰是一部民间价值观的“密码”:重诺守信,崇德尚义,祈安盼福。

细雨又飘。我站在金川桥上,看溪水缓流,思绪随之流淌。水是时间的比喻,桥是时间里的坚守。它见证无数悲欢:迎亲的花轿与送葬的队伍,采药的后生与谋生的游子,都曾从这桥上走过……

忽然想起元人散曲:“小桥流水人

家。”在东案,此景还需配上“青山古道斜阳”。这景致,虽未必入诗画,却深烙在乡人记忆里。

同行的乡文化员老汪说,乡里正整理古桥档案。“每一座桥,都要留给子孙。”她说这话时,站在万安桥上。夕阳西下,她的影子长长投在“万安”二字上,仿佛为这份承诺作证。

天色向晚,古桥轮廓在暮色中渐模糊。但我知道,明日朝阳升起,它仍会在那里——如同过往数百年。桥下水长流,桥上草枯荣,而桥,始终是桥。

它不语,却诉说着关于时间、坚守,以及人与山水相守相生的全部秘密。

这或许就是东案的古桥:不仅是石砌的建筑,更是精神的坐标。在剧变的世界里,它们以不变的姿态提醒我们——有些东西,值得用百年、千年来守护。就像桥下潺潺溪水,将坚守的故事,从过去说到现在,再流向远方。

[鲜辣常山]

年糕的美丽天堂

陈 倩

天气渐冷,冬悄然而至。在这寒意瑟瑟的季节,如果说有什么最让我百吃不厌的食物,那就是年糕了。老话常说:“吃年糕,年年高。”年的味道总是和年糕紧紧相连。

老常山人对于年糕有种难以言喻的热爱,特别是招贤镇汪家淤村的年糕,在当地很是出名。从常山县招贤镇往西南方向行进一段,穿过小巷,越过小溪……便离汪家淤村越来越近了。

乡村公路像一条徐徐展开的画卷,将汪家淤村的花团锦簇渐次呈现。清风拂过,绿意盎然,一些不知名的花儿摇曳着,将大地装点得明媚蓬勃。走着走着,就来到了这个被稻田与青山环抱的村庄。

汪家淤村,是个鱼米之乡。这里有深山绿水、肥沃稻田,也有着制作上等年糕的优质原料。村民制作年糕的手艺代代相传,方圆十几里的乡民都喜欢赶到这里打年糕、买年糕,此村也因此被誉为“年糕村”。

汪家淤手工年糕历史悠久,是常山县最负盛名的传统特产之一。其食之糯而不粘,口感微甜,深受喜爱。常山千年的历史与风土,孕育出了这般松软醇香的味道,其中更寄托着吉祥美好的寓意。年关将近时,村里家家户户都会做年糕。我的叔叔便是做年糕的好手,他的手艺堪称一绝,始终遵循老祖宗的传统技法,做出的年糕味道格外纯正。

制作年糕是个繁琐的活。大米、晚粳米与适量水需搭配得当;糕点类多用面粉,而汪家淤年糕用的却是米粉。当地人相信,用山中清水浸泡大米,磨出的米粉会格外细腻,能提升成品的口感。这一工序环环相扣,方能成就好味道。

柴火灶台,毛竹蒸笼,新鲜粽叶,与水磨米粉相得益彰。一切准备就绪,便开始蒸制。蒸米粉的过程一丝不苟,沿袭着老常山千百年 的正宗手艺。等待是漫长的,一小把柴火,煨上一段时间。叔叔将蒸好的米粉倒入石臼,和几位汉子一起用木杵猛捣,反复捶打。打年糕绝对是个体力活,需要大力敲打。木杵提起的瞬间,另一人便负责翻转米团。千万别小看这一打、一提、一翻,几人必须默契配合,才能打出真正美味的年糕。

乡亲们最爱围观这打年糕的场景。对全村来说,这是件隆重的事,大人们常带着活蹦乱跳的孩子来呐喊助威,好不热闹。村民也常为打年糕汉子们娴熟的技巧所折服。

在木杵起落之间,终于出现了热气腾腾的白色米团。能干的叔叔将它切成条状年糕,分给旁边的孩子们。拿起年糕中最软糯的一块,蘸上些许桂花糖,咬一口细细咀嚼,一股清甜米香直透肺腑,令人回味无穷,吃上好几块仍觉不过瘾!

正因为手工的“千锤百炼”,年糕才有了与众均匀的质地与韧性,吃起来格外“筋道”,富有独特的生命力。在常山,还能品尝到各种年糕美食,如白菜年糕、荠菜炒年糕、白蟹炒年糕等,都是经典滋味。

那家乡的味道,那记忆中的老味道,手工捣制是其灵魂所在。手工捶打的年糕劲道十足,叔叔的街坊邻居无不被他做的年糕征服。叔叔也一直坚持着这份祖传手艺。这手艺如同一根纽带,将每个人心中的老味道传承下去,也如同常山这座千年古城,在前行的脚步中始终保留着独特的印记。